

E
11

7-ELEVEN之恋

You make my heart smile. [彩插完美版]

Those
Years
Those
Words

O
V
7
N



(台湾) 蔡智恒 著

再过几年，

浪漫的故事便会成为遥远的传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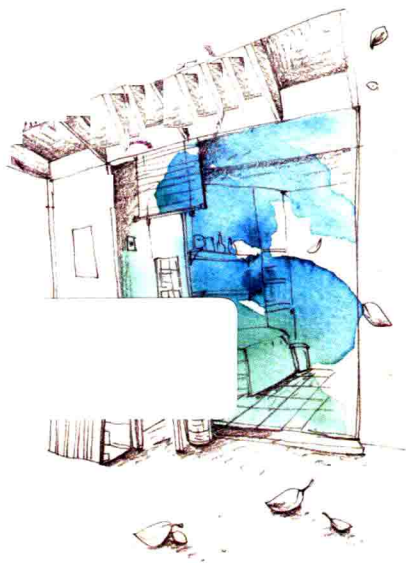
然后被遗忘。

You make my heart smile.

7-ELEVEN之恋

(台湾) 蔡智恒 著

L O V E
I N 7-ELEVE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7-eleven 之恋 / 蔡智恒著. — 武汉 :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 6

(那些年, 那些字)

ISBN 978-7-5560-0738-7

I. ①7… II. ①蔡…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09983 号

中文简体字版® 2014 年由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
本书经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商周出版事业部授权, 同意经由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有限公司, 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本。非经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重制、转载。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7-2014-111

那些年, 那些字

7-eleven 之恋

原 著 蔡智恒

项目策划 蔡贤斌

责任编辑 凌 晨

美术设计 贾 嘉

出 品 人 李 兵

出版发行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电子邮件 hbcpl@vip.s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承 印 厂 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规 格 880 × 1230

开本印张 32 开 7 印张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5000

书 号 ISBN 978-7-5560-0738-7

定 价 29.80 元

业务电话 (027) 87679179 87679199

网 址 <http://www.hbcpl.com.cn>

001 7-ELEVEN 之恋 (Girl 篇)

004 7-ELEVEN 之恋 (Boy 篇)

008 4 : 55

038 雨 衣

134 洛神红茶

160 绿岛小夜曲

169 水中的孤坟

173 阿 妹

184 围 巾

209 后 记

7-ELEVEN 之恋（Girl 篇）

我知道他其实已经很久了，但开始注意他，却是在一个星期前。

我读夜校，白天当 7-ELEVEN 的早班工读生。

他看起来也是个学生，习惯背个书包，但书包里好像是空的。

他很斯文白净，却有不相称的胡渣，还有那辆老旧破烂的野狼机车。

他总在 10 点 5 分，进入店里。

进店前，他会用右手无名指推一推眼镜。

然后拿一份民生报，以及一瓶蓝色利乐包低脂鲜乳，22 元的那种。

他总会刚好给我 32 元，而且一定是两个拾元硬币、两个伍元硬币和两个壹元硬币。

我习惯性地问他：“需要袋子吗？”

他会笑一笑，摇摇头。

接着把报纸夹在左手腋下，右手以姆指、无名指、小指，拿起鲜奶，再以食指和中指夹起一根吸管。

我会把发票放在他摊开的左手掌上，并感受到他手掌的余温。

他又笑一笑，然后点点头。

他总在 7-ELEVEN 门口，看着来往的车辆，进入一种沉思的状态。

喝完鲜奶，他会把包装纸压平，再放入垃圾桶。

然后将报纸放在座垫上，跨上机车，屁股坐在报纸上，踩动车子走人。

临走之前，他还会再看我一眼。

当我意识到他的眼神，我不禁腼腆地笑一笑。

昨天早上，他的习惯一如往昔。

我已经打好一张 32 元的发票，在柜台等他。

没想到他竟然递给我一张百元钞票！

我愣住了……

我们互望了几秒钟，他才开口问道：

“小姐，不用找钱吗？”

不知怎的，我们同时觉得很好笑，于是笑声充满了整间 7-ELEVEN。

当我们终于停止笑声后，他说：

“小姐，笑也笑完了，还是得找钱吧！我午餐就靠它了。”

我很不好意思，拿出 68 元给他。

他又得理不饶人地问：“小姐，明天不会又忘了找钱吧？”

我笑着回答：“我一定准备好 68 元等你来找。”

其实昨天是我在那家 7-ELEVEN 的最后一天。

因为我找到了更好的伴读工作。

我准备了一张伍拾元钞票和 18 元零钱。

我在那张蓝色钞票的孙中山肖像旁，用红笔写下我的姓：“张”。

那是昨晚电视上的影片给我的灵感。

我拜托新来的小姐，当她看到戴黑框眼镜、穿黑色球鞋、背黑色书包的他时，请她务必找给他这 68 元。

因为这是我和他之间的约定。

我今天发现，让我伴读的那个小男孩，笑容跟他竟会如此相似。

我突然怀念起那充满了整间 7-ELEVEN 的笑声。

他知道我姓张吗？我在心里轻轻地问着。

7-ELEVEN 之恋（Boy 篇）

我知道她其实已经很久了，但开始注意她，却是在一个星期前。

我是成大的研究生，她是那家 7-ELEVEN 的早班员工。

她看起来也是个学生，因为 7-ELEVEN 制服掩不住那股清纯的学生气息。

她很温柔秀气，有一头长发，还有白净的皮肤。

我十点出门，骑上我的野狼机车，然后在 10 点 5 分，到了那家 7-ELEVEN。

进店前，我喜欢用右手无名指推一推眼镜，因为我想看清楚她。

我会拿一份民生报，因为我喜欢看体育新闻；以及一瓶蓝色利乐包低脂鲜乳，22 元的那种。

早餐这样刚好，吃多了中午不饿，吃少了早上会饿。

前阵子不小心打破了陶瓷扑满，多出一大堆硬币，正好趁此机会消耗它们。

我将两个拾元硬币、两个伍元硬币与两个壹元硬币拿给她。
因为对硬币要讲究公平才符合公平交易法。

她总会亲切地问我：“需要袋子吗？”

我则用笑容回报她的热心，然后摇摇头。因为举手之劳
做环保。

我把报纸夹在左手腋下，右手以姆指、无名指、小指，
拿起鲜奶。

再以食指和中指夹起一根吸管。因为我对我的手指头也
讲究公平。

她总会把发票放在我摊开的左手掌上，我感受到她手指
轻触的余温。

我满足地笑了笑，点点头，谢谢她的细心。

我会在 7-ELEVEN 门口，看着来往的车辆，然后思考实
验的进度。

喝完鲜奶后，压平包装纸，再放入垃圾桶，我实在很环保。
我把报纸放在座垫，因为没篮子。

跨上机车，屁股坐在报纸上，踩动车子走人。

临走之前，我还会再看她一眼。

她仿佛意识到我的眼神，于是她总会腼腆地微笑。

昨天早上，我的习惯一如往昔。

但我的硬币已经没了，只好拿张百元钞票。

我在柜台前递给她这张百元钞票时，她竟然愣住了……

我们互望了几秒钟，我才开口问道：

“小姐，不用找钱吗？”

不知怎的，我们同时觉得很好笑，于是笑声充满了整间 7-ELEVEN。

当我们终于停止笑声后，我说：

“小姐，笑也笑完了，还是得找钱吧！我午餐就靠它了。”

她不好意思地拿出 68 元给我。我觉得她的反应很有趣，于是又问：

“小姐，明天不会又忘了找钱吧？”

她笑着回答：“我一定准备好 68 元等你来找。”

我戴上我的黑框眼镜，穿上黑色球鞋，背上空的黑色书包。因为我是学生，总得背书包装个样子。书包里只有我实验室的钥匙。

我今天特地又带了一张百元钞票。

我在那张红色钞票的孙中山肖像旁，用蓝笔写下我的姓：“蔡”。

那是昨晚电视上的影片给我的灵感。

新来的小姐告诉我，昨天是她在那家 7-ELEVEN 的最后一天。

因为她找到了一个薪水较高的伴读工作。

然后找给我这张伍拾元钞票和 18 元零钱。

她果然遵守我和她之间的约定。

我拜托新来的小姐，如果可能，请她务必转交这张百元

钞票。

我今天发现，那个新来的小姐，笑容跟她竟会如此相似。
我突然怀念起那充满了整间 7-ELEVEN 的笑声。

她知道我姓蔡吗？我在心里轻轻地问着。

4 : 55

认识辛蒂蕊拉（Cinderella）是在台北火车站。

说得明白点，第一次看见她是在台南火车站。

而认识她则是在台北火车站。

如果看见可以等于认识，那每个人认识的第一个人，就应该是产婆或护士小姐。

所幸不管是台南或台北，都在火车站。

Cinderella？外国人吗？

不然怎么会有童话故事《仙履奇缘》中灰姑娘的名字？

不，这只是她的英文名字。

她说她本名叫欣蕊，于是取了 Cinderella 这个英文名字。

“真的跟灰姑娘没有任何关系？”我有次好奇地问她。

“叫 Clinton 的也不全是美国总统吧！”她总是随口顶了回来。

记得那个周末，我从台南火车站搭下午 4 : 55 的莒光号往台北。

在第一月台上等车时，我就已经注意到她了。

其实也不是因为我无聊，而是很难不看她第二眼。

就像在一堆柠檬里出现一颗苹果，那颗苹果总是会特别抢眼。

她穿着深蓝色的紧身牛仔裤，暗红色马靴，纯白的短大衣。

就像中华民国的国旗颜色一样，青天白日满地红。

她没上妆，却仍拥有一脸素白。

微卷的浓黑长发散在 12 月底的寒风中。

由于她的短大衣洁白得可以媲美鲜奶，所以她的肤色比较像是豆浆。

本应如此，不然皮肤白皙的东方女人早被排除在黄种人之外了。

她悠闲的样子不像在等车，倒像是在欣赏风景。

或者是博物馆里的美术名画。

如果以小说家的角度，她不该属于会在人潮拥挤的火车站内邂逅的那一种人。

她只应该出现在一杯咖啡就要 200 元的昂贵咖啡馆里。

我不自觉地看了她第三眼。

目光相对时，她也不避开，仿佛根本不在乎。

不在乎看人，也不在乎被看。

但就像动物园里的老虎一样，即使只是慵懒地在午后的阳光下打呵欠。

仍有残存的余威让人无法亲近。

火车进站的广播声响起，所有的柠檬一拥而上，苹果却

还在原处玩弄满地红马靴。

我被其他的柠檬挤上了车，幸好天气微寒，不然就会闻到一股酸味。

找到了座位，卸下背包。

透过车窗，我发现她只是慢慢地踱向车门。

“请让一让。”

我终于听到她的声音。像 12 月的风，都有点冷。

我移到走道，看着她坐在窗边，脱掉短大衣，然后挂上。

借着眼角余光打量着她，黑色的紧身线衫，衬托出她纤细的腰身。

她拿出 CD 随身听，戴起耳机，调好座椅，闭上眼睛。

火车甚至还未起动。

仿佛受到她的感染，我也试着闭上眼睛，不过却睡不着。

若要数窗外的电线杆，视线得经过她的脸庞。

虽然她已经闭上双眼，我仍然却步。

那种感觉，就像我走在台北最繁华的忠孝东路上不敢穿拖鞋的道理是一样的。

随手从背包里翻出一本《树上的男爵》，打发时间似的浏览。

说也奇怪，背包里有好几本漫画书，但我连拿出来看的勇气也没有。

原来我阅读的书籍水平高低，会跟身旁女孩的气质好坏成正比。

这有点像在逛书店一样，在诚品时总是利用指尖轻柔地

翻过每一页；但在金石堂时则不在乎是否会把书翻烂。

“台中过了吗？”

她突然睁开眼睛，拔下耳机，转头询问正在看书的我。

“这班火车走的是海线，不会经过台中。”

“我知道。”她皱一下眉，调回座椅，直起身：

“所以我问‘过了吗？’而不是问‘到了吗？’”

“没有‘到’台中，又如何‘过’台中？”我说。

“不要玩文字游戏。”她又皱了皱眉，“我只想知道火车现在的位置。”

“算是过了台中吧，已经快到竹南了。”

“谢了。”她嘴角勉强上扬，算是挤出一个微笑。

我再度把主要的视线回到书中，次要的视线仍试着打量着她。

她的右手轻轻揉弄着右耳环，耳环上面镶了一个正方体的透明水晶。

在光线的折射下，水晶散发出淡蓝的水样色彩。

穿过我的眼镜，有点刺眼。

“你看卡尔维诺？”她的右手离开耳环的瞬间，问了一句。

“随便翻翻而已。你也喜欢？”

“谈不上喜欢，只是不讨厌。我喜欢的是卡布奇诺。”

“卡布奇诺是咖啡吧？”

“我当然知道卡布奇诺是咖啡，但你不觉得跟卡尔维诺的

发音很像？”

“这好像有点……”

“有点太扯是吧？我的幽默感不是一般人能欣赏的。”

她说完后，戴起耳机，再度闭上眼睛。

等她又睁开眼睛时，台北已经到了。

我下了车，在上楼梯离开月台前，又舍不得似的回头往车厢内眺望。

她仍然坐着，右手逗弄着右耳环。

我仿佛可以看到水晶耳环刺眼的淡蓝色彩。

我想她可能要坐到这班火车的终点站——松山吧。

看了看表，10点10分左右。

跟朋友约11点在西3门碰头，还有的等。

有烟瘾是很可怜的，何况现在公共场合全面禁烟。

只得走到西3门外，吞云吐雾一番。

台北好冷，尤其是飘了小雨的深夜，更是冻到骨子里。

“Shit！”

等人已经不爽，点不着火更让人火大。

叼着那根烟，突然很想嚼碎它，然后再……

“锵”的一声，她突然出现在我面前，点了火，凑上来。

“噢？谢谢。”

“不客气。同样有烟瘾，我能体会点不着火的痛苦。”她淡淡地说。

我点燃了烟，狠狠地吸了一口，希望能为肺部带来一丝温暖。

“等人？”

她拉高短大衣的衣领，拨了拨被风吹乱的头发，问了一句。

“是的。”

我小心翼翼不让吐出的烟雾，迷蒙了我的视线和她的脸庞。

“我也是。”

她抽了一口烟，白色的 Davidoff。

“等女朋友？”她又问。

“我不是等女朋友，我朋友是男的。”我说。

“我也不是等女朋友，”她吐了一个小烟圈，“我等的是男朋友。”

“为什么来台北？”她捻熄了烟蒂，回头问我。

“我住台北，在台南念书。”我举起左脚，用鞋底捻熄了烟蒂。

“我跟你相反。我今年刚从南部的大学毕业，来台北补托福。”

“喜欢台北吗？”

“很遗憾，我不是蟑螂。”

“啊？”

“你难道不觉得，能在这种拥挤城市过活的人，具有蟑螂性格？”

“很奇怪的比喻。”我说。